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七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

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出媵他國女爲夫人者史皆詳書之君子以爲媵事例而不志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補曰公羊十三年何休注曰臣約其君曰要此云要脅欲明魯辟要盟若直言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于鄄則無以見魯辟要之本情故存媵文但覿舊史爲略耳魯所以要盟者洪咨夔葉酉謂以媵背盟納遁懼討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補曰問經文何以見之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

盟耳。補曰：考工記曰有說，鄭君曰：說猶意也。墨子經曰：說所以明也。以遂為文，無說則辟要盟之本情足見矣。舊史盟必有日，書日未必有遂文。

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

但為遂事假錄滕事耳，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補曰：何休曰：此陳侯夫人也。文烝案：桓八年傳曰：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彼稱后，此稱婦，其意相類。舊史書滕事當有詳文。孔穎達曰：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為婦。孔廣森曰：鄄者盟地，非致滕地。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鄄也。猶曰鄫子

其不日，

補曰：會盟于邾，謂會曹南之盟而行及于邾也。桓盟本不日，結要盟，與几盟異，還宜具日。

數渝，惡之也。

補曰：疏曰：數，疾也，謂秋其盟冬而見伐，變盟之疾，或以數渝為今冬伐我西郚，明年齊又伐我，故云數。文烝案：明年伐我，我乃我之諜，數字當如前解。此必疏所進舊說，蓋猶據未誤之本也。暨之盟日，不日，其盟渝也。又日，惡內也。此盟亦其例。桓十七年黃之盟，則為變例矣。暨盟不日，又不月，此亦不月者，蓋以辟要盟異之。

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此適異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補曰：何休曰：鄙者邊垂之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補曰：亦猶十八年不使戎邇於我。何休曰：荣見遠也。文烝案：內言鄙者與外直言侵伐交相當。哀鯖直言伐我，則與外言圍入交相背。孫覺曰：春秋外師之至，曾雖入其郛，亦皆曰鄙，侵伐總國，但曰某而已。不曰某鄙，得必曰鄙者，蓋我國之君治國之道素脩禦敵之道素備，彼之來寇者，乃邇吾閒隙犯吾邊鄙耳。故春秋之法內言戰不言敗，言侵言伐不言其至於國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穀梁言不以難邇我國，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傳之字各本脫，令依唐石經、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補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補曰：何休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閒。○補撰異曰：呂本中曰：公羊作正月。案呂蓋誤。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比再如莒，失禮之甚，故傳詳之。

夏，齊大災。外災例時。補曰：疏曰：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國曰災，邑曰火。其志以

甚也外災不志志甚謂災及人也補曰災及人故大大故志重人也宋災伯姬卒與此相似雨螽及沙鹿梁山崩皆以害大變重志於魯築亦此之類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補曰我當為戎穀梁與左氏公羊本同字益轉寫誤也哀以前皆書四鄙不應此獨直文傳於上年發書鄙義不應於此無傳知必是誤字矣張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撰異曰我左氏公羊作戎宜從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補曰書日與齊小白同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補曰桓公夫人莊公母婦人弗目也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地此言弗目蓋互辭爾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弗目羞也蓋此類也江熙曰文姜有弒公之逆而弗目其罪補曰鄭是江非也鄭不引隱

二年傳亦失之疏曰隱二年著不地之例此復發傳者嫌有罪去地故發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補曰何休曰春秋纂明者書葬文烝案集立乃失德之大者既有明文魯會葬則葬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補曰此本杜預第三句作傳稱肆眚閻之鄭范改之此注言自古以來有時而用也○撰異曰肆公羊或作佚眚公羊作省案石鼓文車義作省車

肆失也眚災也災謂罪惡補曰惠棟曰失讀爲佚佚與逸同謂逸囚也古多以失爲佚文烝案惠說是也公羊曰肆者何跌也似亦略相近杜預襄九年左傳注某氏堯典傳皆曰肆緩也逸閒書論法曰肆放也緩放亦佚之意以災訓眚者堯典康誥言眚災是也某氏傳曰眚過也災害也是就二字析言之杜預亦曰眚過也凡罪有過有故故者堯典謂之怙終康誥所云非眚惟終

災紀也失故也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補曰墨子曰絲縷有紀說文曰紀絲別也引伸之爲治理

爲嫌天子之葬也文姜

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補曰天子之葬者謂天子之法所嘗葬也文姜淫而害夫於法無赦魯秉周禮猶知畏法嫌若法所嘗葬爲是故大赦於國濂除衆罪咸與惟新一若文姜之罪弒亦可不論者所以掩其生前之惡而成其沒後之禮也賈逵說左氏曰文姜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賈之此注即穀梁家語也傳但言其有故言其所爲即其事可知其義明猶似乎亾於禮者之禮而與失德不葬之旨亦足相發也嘗論之肆眚者即堯典所云眚災肆赦也肆小眚又肆大眚者即康誥所云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也先王之世本有其事而觀左氏襄九年傳晉悼公肆眚圍鄭是爲圍鄭特行赦與魯之爲葬文姜特行大赦相類知當時赦令皆有所爲矣或凡赦無所爲者史所不記有所爲乃記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補曰何休曰夫人以姓配諡欲使終不忘本也**小君非君也**不治其民**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補曰夫人與公一體從公稱也周制天子至士夫婦皆合葬祭於廟設同几祝曰以某妃配明夫婦精氣合也孫覺曰姜氏之

惡春秋載之備矣而薨葬皆諱書之無貶辭爲春秋魯史其載終事有臣子之法所以訓忠孝也姜氏雖大惡然魯之臣子不可以不臣子之禮待之蘇轍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爲父隱道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文烝案孫蘇皆正論陸淳闕於師者亦略同要因魯旣不能絕文姜則宜有臣子之禮亦卒仲遂致意如之意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禦寇宣公之子補曰稱人者衆辭從殺有罪例傳又舉例於文七年○撰異曰禦又作御左氏作御亦作禦段玉裁曰左傳作大子則左經當本作世子史記亦云大子文烝案左氏作史記非也殺世子當目君不目君不得言其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補曰未命爲卿其曰公子何也補曰據旣非大夫何得稱公子見經公子之重視大夫視比命以執公子大夫旣命得執公子之禮一本大夫命以親公子補曰言以公子氏者非他氏族比他氏族不命爲卿則直名不氏矣藏孫紇亦氏內外異耳張大亨曰殺公子雖未命必志之惡賊親也先王之制公族有罪不以犯有司

夏五月

以五月首時當所未詳補曰孫復以爲月下有脫事是也史文殘闕經遂仍之亦夏五傳疑之例桓莊相接莊亦遠也若在近世多見而議其事或可考矣不改從始月例明春秋無不知而作者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補曰毋喪十三月而盟不去日也

不言公高傒伉也

書日則公盟也高傒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補曰一君一臣特相盟會是臣無禮故曰伉處父嬰齊並同此義注云書日則公盟本文二年傳文傳於彼乃發之者彼又須辨公不言如晉意故就彼亦發之說見彼疏不致者旣會大夫又沒公

冬公如齊納幣

補曰納幣與諸書納者異

納幣大夫之事也

補曰說正禮禮

有納采

采擇女之德性也其禮用鴈爲贄者取順陰陽往來補曰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者用鴈注本鄭君說也

有問名

問女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采補曰昏禮記曰敢請女爲誰氏鄭君曰諱不必主人之女

有納徵

徵成也納幣以成婚補曰何休曰納幣卽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孔廣森曰幣者六幣之遍名

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文烝衆注言納幣以成婚者貝公彥曰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移改又案納徵前有納吉禮得吉卜而往告也疏曰傳略納吉不言或以爲諸侯與士禮異者非也**有告期**告迎期補曰昏禮曰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謂期先請於女家後告之也或云傳之告即禮之請二十八年傳曰告請也定元年傳曰求者請也求請告三字同義竊以彼皆散文告期則禮與請對文告非請也**四者備而後娶**補曰娶謂親迎**禮也**補曰因納幣之備言其禮雖娶親之**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期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娶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補曰傳言譏之者明經所以仍史文書其事禮父卒則爲母齊衰三年孔廣森以爲親納幣失之小三年之內闕婚失之大小者術譏大者可知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補曰疏曰二十七年傳云桓會不致此與下文觀社皆書公至者公羊傳云危之也徐邈亦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范下注云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則亦以二者爲憂危致之也若然定八年傳稱致月危致下傳云致月有懼此致不月者以二者皆非禮而行不假書月

危懼可知傳以危而不月嫌與例乖故發傳詳之或以爲二者皆非禮之行與好會異故致之非是見危理亦遇也文烝案此處二往皆見非禮致之已足見危非如致會致伐之等須加月以危之又非致如奔喪會葬之等往致皆須月也疏說未明又案凡春如春至若是正月則亦必月春不月者皆非正月也

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祭叔天子寰內諸侯叔名補曰疏曰徐邈云祭叔爲祭公使則徐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也范以叔爲名似同徐說但舊解不然文烝案壯須引穀梁正同徐語此必穀梁家古義不言使謂不言祭公使內臣亦指祭公范意以使爲王使以內臣卽指祭叔益失之而疏以爲范似同徐說又失之矣叔當是字猶任叔榮叔周禮大宰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謂公卿及王子弟食采邑者得立兩卿祭叔爲祭之大夫蓋所謂兩卿者孔穎達曰或是祭公之弟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補曰范取鄭說以爲祭叔外交無王命故不與王得使之非也既無王命則非使何云不與王得使若

無使之者則當爲朝何以云聘若以爲請命於王非王本心則石尙亦請命何以得云使此當依徐杜說謂不正祭公外交故不與其得使也云趙汸曰不言祭公使者王臣無外交無其禮則不得褻其文與卿爲君逆不稱使同

夏公如齊觀社補曰何休曰觀社者觀祭社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僭三十一年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休曰土謂社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哀四年公羊傳曰社者封也文烝案祭社曰社猶祭於郊曰郊**常事曰視**視朔是也**非常曰觀**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觀魚觀社異故發之文烝案此不言傳曰者省文**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朔會之事**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補曰經著無事之辭者以是爲尸女故也意主於女謂之尸女莊子曰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處女爲時所求謂之時女古人語如此六經與論說以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家鉉翁曰尸女云者盛其車服炫惑婦人要其從己也文烝案左氏說

以爲齊因祭社蒐軍實圖語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蒐軍實而曰視民曰不法足與墨子相讒也

無事不出竟 補曰說正禮

公至自齊公如 陳公行例補曰凡往皆是不專謂如某 **往時正也** 正謂無危懼也皆放此 **致月故也** 補曰故謂變故定八年傳曰致月危致也於往言時則月可知於致言月則時可知

互何以省文 **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補曰定八年傳曰往月致月惡之也此皆經例皆史凡往與致無不月者案此及上致皆時傳發經通例也傳以桓兩致皆變文莊致伐衛又非常例故於此兩致發之此例之外惟正月如某及正月至者雖無危惟亦必書月據文自明故傳無說也王引之曰上言公如下不須更言如下如字葢衍文

荊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 補曰累積 **其曰人何也** 補曰據當言荊來聘如白狄來 **舉道不待再** 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補曰以聘書故人之不如白狄不言朝也公羊曰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能聘卽傳所謂舉道

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公爲淫如齊嫌異於常故重發之

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補曰杜預曰附庸國疏曰書名者附庸常例傳於儀父言字言美稱此傳直云微國不言字則叔名也重發傳者嫌名字異故也文烝案叔蓋字也故黎來後重發傳疏從杜預爲名又不記黎來傳何歟其不言來於外也言於穀朝公也補曰杜預曰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孔穎達曰穀是齊地故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趙汸以爲蕭君至穀朝伯主因得朝公朝於廟正也補曰廟大廟於外非正也補曰以其非正故加言公明公一人專受之不能尊先君共其榮杜預曰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秋丹桓宮楹楹柱補曰服虔曰丹形楹謂之柱釋名曰楹亭也柱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案禮言東楹西楹劉熙就一楹言之禮天子諸侯黝堊黝堊黑色補曰范解黝字連言堊耳非以堊亦爲黑也疏引徐邈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文烝案詩禮多以黝爲幽爾雅曰黑謂之黝說文以黑

爲黴青黑色孫炎從之堊者說文曰白涂爾雅所謂牆謂之堊山海經大次之山多堊亦當爲白土又有黃堊又有白堊黑青黃堊據呂氏春秋云白堊黑漆則直言堊者皆白也太平御覽引此傳作天子丹諸侯黝堊王引之曰御覽丹字涉上下文丹雘而誤衍廣雅云天子諸侯廟物堊正用傳文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白帖引傳皆同今本**大夫倉**補曰孔穎達月令正義曰倉亦青也遠望則倉**士黈**黈黃色補曰音義曰麋氏云張斗反文烝案其堊皆同省文從可知**丹楹非禮也**補曰黝倉黈皆禮之所有丹則禮之所無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補曰終生卒日葬月自此射姑班襄臚負芻滕須年露九君卒皆月而不日惟壽卒日臚負芻以踰竟故不日射姑等七君皆當是不正不應八世之中獨壽得以正立射姑前稱世子又非不正以意度之或者射姑雖爲世子本不正班襄諸君皆不正蓋所謂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乎傳記無文不敢定也班襄臚滕須葬皆時射姑壽負芻露葬皆在上事月下午葬月何休以爲爲下出也〇撰異曰射本或作亦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如齊觀社傳曰觀無

事之辭以是爲尸女也公怠棄國政比行犯禮憂危甚矣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宏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文亦宜詳故特謹日以著之補曰注說未然此當從孫復程子葉夢得說以爲婚盟亦與諸桓盟不同故還從常例書日也不致者離會例公羊以書日爲危之危之則當致公羊非也恩鄭地孫復以此爲齊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補曰杜預曰刻鏤也服虔曰桷謂之榱榱椽也案說文曰桷榱也椽榱也榱椽也又曰椽方曰桷又以榱爲秦名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何休曰月者功重於丹楹范例本之或此爲下葬故月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補曰斲斫也削也謂以斧斤斫削木舊礪之也密密理也石謂砥也先粗礪之加以密砥諸侯之桷斲之礱之補曰無密石大夫斲之補曰不礱士斲本補曰但斲其首不達稜達稜見書大傳此以上國語晉張老對趙文子同書大傳又云庶人到加刻桷非正也補曰非正者非正禮刻亦非禮之所有也言非正不言非禮者因下以娶讎女爲非禮故避其文也夫盥

桷之爲物小而禮可識也禮所以教儉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古者自天子至士事事物物皆有等差以爲雖貴如天子諸侯必有其節而不得過焉此荀子所謂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脩策書以周禮書事故重之矣

夫人所以崇宗廟也

補曰崇崇奉祭統載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又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非禮謂娶讐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正也補曰漢書五行志劉歆說莊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與劉向列女傳略同韋昭曰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棲以夸之案此一舉而三失也言春秋所以見義

刻桓宮桷

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讐國之女惡莊不子補曰新宮斥謚則如疏之然疏之則不恭明有所惡矣張自超以爲文美新入廟亦齊女也益尊文美以尊齊張履祥亦云丹刻爲文美也案此義亦得兼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公出親迎史法自當書之君子以爲恆事略而不志但直言公如某不目其事而別言夫人某氏至自某則其事自明外諸侯來親迎則書時適無其事耳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補曰失禮非復恆事

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補曰舍止息也詩曰有女同行是先至非正也補曰以其非正故書至以危之若與夫人偕至當但書夫人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夫人與他例異故也文烝案舊史夫人之至皆書至而具日君子獨改此至文言入又獨存其日明與庚寅入邴壬午入鄗等同例也王元烝曰削其告至之辭案左傳曰哀姜至舊史亦必書至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補曰國之小君而可以弗受辭加之者臨之以先君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

可受也薦進舍置補曰言子弟者或是齊襄之女或是其妹作傳時已不審也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語不約約逵廢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郎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文烝案公羊解書入書日之義頗近事情求協經旨自以穀梁爲允妻不可以樞機寢席之事要其夫其義僻而賠子孫不可以譬國女見於祖禰其義正而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補曰此用國語注也賈逵杜預注作同姓左傳桓六年子同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襄二年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杜或言同宗或言同姓案左傳同姓近者爲同宗又近爲同族杜於二者散文通言矣同姓之卿稱宗卿故其妻稱宗婦祭統說君與夫人祭大廟有卿大夫士有宗婦亦謂同宗之婦皆自國言之之辭也特牲饋食禮主婦之外又有宗婦自家言之之辭也若內則所言宗子宗婦則絕不同彼謂大夫士大宗之婦也國君不統宗故禮有大宗小宗大宗者君之別子爲祖適長繼別爲宗世世收族雖無子族人必以支子後之者也小宗者別子之諸子其適長繼禰者爲

小宗五世服盡而遞遷者也大宗一小宗四葉夢得分別禮之言宗婦有三交烝取焉

覿見也

補曰訓見者渾言之公羊爾雅同對文析言卑於尊言覿敵者言見不見公本見諸侯是也疏曰舊解言私為覿正為見今以為不然

禮大夫不見夫人

補曰宗婦宜覿大夫不宜行婦道非禮故志之何休杜預皆云禮夫人至大夫執贄以見孔穎達以為禮無此文是亦不安於其說也

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

補曰及者夫婦之辭大夫行婦道則不得以尊及卑矣故不言及猶書公夫人姜氏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腒

贄所執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從師羣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取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腊也雉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補曰此皆本鄭君士相見禮注腒之本義為烏腊當依說文說此脈為許乾旅

婦人之贄棗栗鍛脩

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鍛脩取斷斷自脩整補曰注本何休而小異周禮注曰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內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士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曲禮曰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傳舉男女贄者疏曰見俱不得用幣

用幣

非禮也補曰又非禮謝湜曰諸侯庭實有幣獻方物也贄則與幣異矣男以玉帛禽鳥以示敬此德不敢廢也女以棗栗脯脩以示修此職不敢廢也今皆用幣則是相交以財相賂以利也外內交賂以財利而閨門之禮亂矣

用者不宜用者也補曰言用知不宜用公羊同

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國體謂爲君股肱補曰墨子經曰體分於兼也經說曰若二之一疋之端也董仲舒曰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補曰時史以大夫覿夫人又男女用幣並是非禮故特志之又曰君子從而取義焉大夫而覿夫人其事可惡贄不足復論

大水補曰何休曰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文烝柰何說與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義同此事在時例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補曰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以國氏而言羈者以出奔目之也出奔得志者衆傳曰曹甚告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證以盟會之序則曹之爲國亞於許而尊於莒故莒書奔者必如牟夷

之以地來奔乃得書曹則羈直奔陳公孫會直奔宋皆書也公羊曰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案傳於下殺大夫言崇曹羈之賢不言此奔以賢書且羈之爲賢必是素以賢稱若專以出奔一事爲賢亦非其理几公羊所指爲賢而論其事者其文往往如此似未可用也孔廣森引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寫孔又疑郎左傳之僖負羈案僖負羈去此遠孫覺以爲決非一人是也（）擬異曰陸湣纂例曰羈公羊作羈案今公羊不作羈

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君爲社稷之主承宗廟之重不能安之而外歸國故但書名以罪之而懲之不直言赤不復云郭公者恐不知赤者是誰將若魯之微者故也以郭公著上者則是諸侯失國之例是無以見微之義補曰疏曰薄氏駁云是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說例言歸乎徐乾又云不言郭公疑是魯之微者若是微者則例所不書何得以微

者爲譬二事俱滯而范從之者凡諸侯出奔其國者或爲人所械或受制强臣迫逐苟免然後書出今郭公在國不被迫逐往曹事等於歸故以易辭言之不得云出奔也凡內大夫未得命者例但書名若使亦直名而無所繫則文同使等故又云郭公也徐乾之說理通故范引而從之文烝衆此與紀侯大去並奔之說例孔廣森以爲據其國言之則曰大去據所之之國言之則曰歸也稱公者失國外歸棄其本爵爲寄公與州公同也徐謂以郭公著上則是失國之例無以見義此說非是孔廣森曰郭公不當例在下疑傳春秋者亦上字舊漫缺經師相承以爲郭公謙愼不敢補入正文故著之於下耳孔說甚有理傳曰亦益郭公也補公羊亦曰曹無亦者益郭公也益者疑辭謙辭當實如孔所言矣段玉裁曰注不直言亦不字疑衍徵之義當作懲之義○自杜預始疑有闕誤而杜譌劉敞以來疑當爲郭亾牽合管子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說文以爲說鄭玉等皆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其不名何也據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稱名補曰不得獨據彼當云據例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補曰單伯猶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犯逆失德故不書葬補曰書曰亦與齊小白同本又當從鄭

顯公例書葬以其犯王命不可葬故還去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有救變之文嫌異常食故發以同之

鼓用牲于社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言日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

鼓禮也用牲非禮也補曰用者不宜用者也書名諸曰用牲于郊彼自記事常文與春秋異陸淳所謂春秋之文至簡故字皆有義其例不可偏求之於五經也左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補曰曾子問篇孔子曰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單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疏曰五麾者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麋信與范數五兵與之同是相傳說也孔廣森曰周禮司兵五兵外別有五盾則五兵數猶非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當從鄭君注戈殳戟酋矛弓矢為是又疏曰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

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鼓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靈鼓鼓社祭則又似救日之鼓用靈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故直述之而已檢麋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兩已諸侯三者彌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下云大夫擊門士擊柝則此陳五鼓亦擊之也但擊之時陳列於社之壂域因五兵五麾是陳故亦以陳言之非謂直陳而不擊也

諸侯置三麾三陳三兵三鼓補曰三三兵三鼓各本訛作三鼓三兵今依北堂書鈔

大夫擊門士擊柝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互易正柝兩木相擊

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充實也補曰孔穎達曰日食闕之常也古之聖王因事設戒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修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

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濯之

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紀伯姬釋不稱使之微此解不言逆之微故別發傳案又當引紀叔姬叔姬爲娣又有異而微字之解則同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國門謂城門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有用牲之失嫌異常水故更發之既戒鼓而駭眾補曰箐鼓傳達衆則駭動用牲可以已矣補曰孔穎達引詩雲漢禮祭法謂爲水旱齋祭則有牲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眾補曰疏曰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皆所以發陽案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

而魯之爲其不義也又象公羊曰于門非禮也孔廣
森曰府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木藏焉然非禮典
冬公子友如陳
禰曰杜預曰公子友莊公之毋弟稱公子
者史策之過言文黍案友諡曰成季不稱
公弟與齊年鄭繫異文明內外異例也凡外書弟者來
我則以貴錄出弃見殺則以親錄亦兼見無罪殺世子
亦以親錄帥師亦以親貴錄內書弟者則以賢錄然必
於其卒而稱之此皆傳之明文惟不言帥師耳然亦推
而可知也如者內稱使之文此報女叔之聘也諸魯出
朝聘皆直書如不稱朝聘者何休以爲尊內夫言如不
言朝聘安見其尊且何以有變文言朝者何以外相朝
亦言如乎杜預以爲不果彼國必成其禮夫朝聘之事
既至彼國則禮無不成不至而不成則有他文矣且納
將莅盟之屬豈能果彼國必成其禮何以明書也孫覺
曰聘問之禮諸侯常事略而不書若記其所往之事者
皆非常也哭徵程端學皆曰言如者內辭也說並得之
公朝大夫聘皆爲恆事恆事不志史文之常別內於外
非有他義外相朝言如以別於其來朝者正由此例推
之也至如拜田拜命拜盟拜葬拜師拜辱聽政聽朝聘
之數弔喪弔敗納賂貿慶有言謝罪獄俘之屬皆直書
如亦以恆事而不志且其事多於朝聘中包之也公出
弃喪會葬於大國則亦不目其事跳同之於恆事而其

事則觀上下文而可知亦所以別於小國之來我者也此等蓋亦皆史文之舊惟莅盟乞師納幣逆女舊史皆垂而志之外內同辭同例不在恆事不志之列至君子則以納幣之得正禮者爲恆事成十一年言如齊不言納幣是也以親迎爲恆事上年傳所云是也外來納幣亦有志有不志來親迎則以志爲正不志爲變皆秦經傳而可知也內大夫出會葬者上言如下言葬某某諸侯之大夫來會葬我者則皆全沒其文以別於王臣之來者此又緣內略外之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撰異曰公羊無春字唐石經及板本脫也陸淯所見已然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補曰孟子述齊桓公葵丘之命曰無專殺大夫諸稱國以殺皆以諸侯專殺爲罪而大夫則多無罪者例在僖七年十年傳又徐幹中論以爲譏其不能以智自免此義亦時有之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徐邈曰于時微國衰陵不能及禮其大夫降班失位下同於士故略稱人而傳謂之無命大夫也莒慶莒挐邾庶其邾快皆特以事書非實能貴故略名而已楚雖荊蠻漸自

通於諸夏故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文九年又褒而書名國轉疆大書之益詳然當傳公文公之世楚猶未能自同于列國故得臣及祿董略名惟屈完來會諸侯以殊禮成之楚莊王之與爲江漢盟主與諸夏之君權行抗禮其勢疆于當年而事交於內外故春秋書之送從中國之例夫政俗隆替存乎其人三后之姓日失其序而諸國乘開與之代興因詳略之文則可以見時事之賓矣秦爵伯也士據西周班列中夏故得稱師有大夫其大夫當名氏而文十二年秦術略名蓋于時晉主魯盟而秦方敵晉則魯之于秦情好疏矣禮以飾備衛疏則禮略春秋所以略文乎又吳札不書氏以成尊于上也宋之盟叔孫豹不書氏以著其能恭此皆因事而為義補曰命大夫者命卿也凡諸小國其君亦皆有命卿而云無者當時小國命卿出僅附列國卑者之未不以為卿也必以為下同於士亦末然也又注荊人來聘下當云僖元年進書楚人二十一年又進書大夫名文九年又進書楚子得臣之上當增宜申史文詳略因乎時事勝於公羊家三世異辭之說秦稱師有大夫亦較公羊秦無大夫之言為長疏引薄氏駁曰衛之名為晉貶秦然楚亦敵晉何以不略而貶之范荅之日秦以交疏之故而略其臣楚與諸夏會同所以不略也

無命大夫而曰大夫

補曰據莒我直

言公子

賢也爲曹羈崇也補曰疏曰薄氏駁曰曹羈出奔經無歸處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羈也又此注雖多未足通崇之義徒引證據何益於此哉范荅之曰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書殺其大夫郎是崇賢抑不肖之義也案大夫出奔或書出不書入秦后子是也或書入不書出蔡季是也史有闕漏非是一般何得以無歸之文則怪其非羈也是范氏論崇曹羈之事也曹羈三諫不從是公羊之說也文烝案范意曹所殺者郎是羈以莒殺意恢傳觀之似得其實或曰成十五年傳曰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彼謂崇伯姬之賢故共公得書葬不欲使伯姬配失德之君也此謂崇曹羈之賢故曹得言大夫羈任爲大夫不欲使崇居無大夫之國也似所殺別是一人不當加范說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補曰杜預曰宋序齊上主兵文[illegible]案不致者會人共伐外無君也罷祕以爲徐郎戎也前稱戎後稱徐猶荆之進而稱楚也此說亦可存但如戎伐凡伯非徐明矣○撰異曰陸淯繁例曰左氏無公字張洽據古本左氏亦無公字今左氏有公字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補曰此皆本杜預左傳曰非事也何休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女會來例皆時文烝案會不致者蓋舊史無之會婦人亦不告廟也何氏又曰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案無服則不卒者亦本舊史例也杞伯姬之無服是當爲服而不服耳徐彥以爲此之杞伯姬是嫁於大夫者與上下文各爲一人非也何氏亦無此意○撰異曰洮本或作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有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文烝案疏言諸侯有疑當改云前之未授之諸侯再言尊周說見前疏未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補曰十三年外疑之十六年內疑之猶未以諸侯授之至此而後授之也授之者謂外序爵內稱公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補曰至此桓已得衆故雖未受王命而遂以諸侯授之據左傳是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杜預曰賜命爲侯伯知此盟時

尚未受命王元燕曰桓公創伯之始其事亦有可觀伏義尊周制強服異自其始會北杏再會于鄄陳鄭之叛服無常嘗宋之疑信未定磨以歲月人知有齊王室旣卑而彌尊諸侯羣起而略定威令已振事權有歸再盟于幽陳鄭服從顯與之盟非出勉強

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補曰四句發通例公羊略同

信其信仁其仁

補曰言春秋之意旣信桓之信又仁桓之仁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

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補曰申上信也疏曰論語稱九合諸侯者貫與陽穀二會管仲不欲故去之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文烝案鄭去貫陽穀又去北杏又不可加以柯則止八會故疏述諸說紛紛疑之皇侃陸德明說論語更滋舛誤孫復謂去北杏與單伯會鄄爲九合其實皆非也論語九合即穀梁十一會穀梁每會計之論語則據所會之地合二鄄爲一二幽爲一也前概以爲九合者大概之辭以極數言之古人凡

言數少半言三太半言七舉中言五舉極數則言九如日叛者九國反者九起皆見其至多耳案俞說亦通歃血玉篇及士相見禮音義引作咕血咕嘗也咕卽歃字廣雅歃嘗同訓食

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戚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於末年乃言之不道侵蔡伐楚者方書其盛不道兵車也此則以兵車會而不用征伐補曰申上仁也傳言未嘗有大戰於四會外廣言之侵蔡伐楚之屬俱非大戰傳意論會則四以兵車論侵伐則從無大戰也國語管子皆言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與傳及論語相違知其皆不足信也自桓會不致以下因其始得衆授之諸侯遂具言桓之美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補曰此本杜預杜又曰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何休曰稱字者葬從主人二說當兼之孔穎達引玉藻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又引穀梁桓二年傳文烝案不言葬陳原仲者蒙如陳爲一事左傳曰原仲季友之舊也

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

外大夫例不書卒補曰有葬無卒是不當書葬者

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補曰辟內難者公羊文謂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內

難也左傳但言共仲通哀姜而穀梁家舊說云夫人淫於二叔則同公羊矣季友避內難乃以葬原仲事請於君而行其事非奔其情是奔故以出奔言之也不諱其情則不須書其事當直言公子友如陳同於常文今加言葬原仲書所不當書以其所書在此則知其所諱在彼也公羊曰通季子之私行又曰請至于陳凡大夫出竟雖私行皆請於君故得以如為文以左傳考之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左傳曰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傳曰聘於陳且娶焉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莅盟傳曰且為襄仲逆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傳曰逆也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傳曰宋元夫人生子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彼五者皆有私事亦容有請而行者經皆直言如明此公子友亦本當直言如矣杜預於茲之如牟娶齊之如莒皆以為聘孔穎達以為牟是微國魯不應使卿聘牟當是公孫茲請於公因娶而聘孔說甚有理疑公子友亦是因葬而聘也

冬

杞伯姬來

歸寧補曰左傳文也公羊曰其言來何直來曰來何休曰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惠七奇曰穀梁子稱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然則夫人歸寧非禮也諸侯夫人父母在使卿歸寧沒則否左氏襄十二年傳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

爲夫人寧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寧左傳以爲禮則凡內女嫁於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何氏謂夫人惟有大故得反大故謂奔父母喪也又謂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說見喪服傳此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乎鄭國則不可宣五年譏子叔姬是也

莒慶來逆叔姬

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禮檀弓記曰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安得而勿哭則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也補曰注解慶叔姬本杜預莒無大夫以國氏而言慶者以來逆目之也僖二十五年又書莒慶傳特言之公羊以爲書此者譏大夫越竟逆女也案禮重親迎而大夫不得私出疆大夫妻有歸宗之義而婦人既嫁不踰竟是知大夫不得娶於他國鄭君之喪服注謂古者大夫不外娶而何休之意以爲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劉敞以爲莒慶非有君命其實亦諱於君而行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

君不敵臣補曰公羊以爲同姓大夫

來者接內也

接內謂與君爲禮也補曰接內者接公也隱二年傳言來交接於我亦同意此兼見凡書來之例也蓋亦通於逆來奔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女補曰或疑不言接公爲禮而言逆女則與履緰爲君逆女不別不知不接公則不得言來史例所不志宋蕩伯姬之嫁不見經是其證也又案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嬰齊皆因出聘而自爲逆此年莒慶來逆宣五年齊高固來逆亦或是因聘而逆但我往則以聘爲重外來則以接公逆女爲重故內外異文孔穎達曰從魯而出私娶輕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嫁女重而受聘輕故書逆不書聘其說最爲有見惟言逆女重不言接公重則猶非也若莒慶齊高固逆不接公亦當以卿來行聘爲重矣○呂本中曰此一歲中會洮葬原仲伯姬來莒慶來逆皆爲非禮然則治平之世聖王在上惟能使人克己復禮而已爾使人克己復禮春秋所爲作也文烝案呂說葬原仲不合傳義而其言能見大意

杞伯來朝

杞稱伯蓋時王所黜補曰此本杜預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

莊閔補注七終

大千四百七十五字
小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字
扁注無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八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人敗績補曰疏曰伐戰兩處者初伐其竟內戰在國都故兩舉之胡安國曰日者戰之日也齊伐方以是日在衛卽與戰文烝案胡說卽公羊兩言至之日於伐與戰安戰也剛在衛處戰戰

衛補曰疏曰謂衛都戰則是師也補曰齊是霸國既言戰非君則宜稱齊師其曰人

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

事故微之也齊桓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致有侵伐之事貶師稱人以微之也補曰注首句方伯當改作侯伯此本左傳非傳意傳言授之諸侯謂十年盟幽春秋授之也公羊曰衛未有罪董仲舒曰齊桓為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其人衛何也補曰衛為諸姬魯之甚國非君言戰亦宜稱師

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人不可以敵于師師不可以與人戰故亦

以衛師爲人衛非有非補曰霸國尙稱人不可稱衛師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補曰言以其微之可從以主及客之常文否則當以齊及衛猶晉與秦楚戰必以晉及秦及楚也齊大而衛小晉親而秦疏晉夏而楚夷一內之一外之也其稱人以敗何也補曰言敗言敗績無稱人者敗績雖小國夷狄稱師不以師敗於人也人輕而師重補曰宋襄特人變文以責之非常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補曰邾卒書日始此或是克不正貶正

秋荆伐鄭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補曰前書荆人矣故復發傳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撰異曰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陸湻所見穀梁左氏似無公字善救鄭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王人異也程子曰齊桓伯主得望國宋王者後此救鄭制楚之始盍天下大勢所在朱朝瑛曰齊宋非君而公會之者齊之南伐以魯爲主也文烝案朱說本國語管子得之前伐徐亦是也北伐以燕爲主則伐山戎是惟西伐以衛爲主未見耳不致者會人共救外無君也

冬築微徵魯邑築例時補曰築者以杵壔土有所造也○撰異曰徵左氏作郿案音義云左氏作麋公羊音義同今左氏皆作郿段玉裁以爲麋屑州假或古作築郿後加邑耳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補曰周禮注曰積石曰山竹木生平地曰林水鍾曰澤澤無水曰藪又曰水希曰藪商子曰地方百里者山林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其言山林即王制之山陂林麓今商子林作陵

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囿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也築不志凡志皆識也補曰虞者掌山澤之官廣雅曰虞候望也惠士奇曰司馬相如上林賦亭舉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注皆築地令平案築之者禁之也凡所被築悉爲禁地有官守之梁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明舊禁而守之齊之衛鹿舟鮫虞候薪望亦是也文烝案注言築不志本成十八年傳文凡志皆識即隱七年傳發娀例文明同例

大無麥禾○撰異曰何休說此爲秋水所傷即漢書五行志董仲舒說也各本漢書載此經遂作大水亾麥禾王念孫據景祐本無水字辨正其誤

大者有顧之辭也補曰疏曰顧猶待也案疏非也

說文顧還視也詩箋旋視也書大無者下注所謂不收甚傳以大為有顧者對七年無麥苗為說也彼直言無為同時此言大無為有顧

於無禾及無麥也

一災不書於冬無禾而後顧錄無麥故言大明不收甚補曰此所謂有顧之辭也秋雖無麥而禾猶有苗是謂之嗛不足記於策疏曰徐邈亦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是也范以大為不收甚不收甚故顧錄顧錄之意無與於甚不甚范非也以為甚則是也秋既無一穀冬所無自一穀至於四穀皆得顧錄故知范非也此文稱大無明是五穀俱無禾所該者實有四穀故知范言甚則是也穀不升自二以上四以下皆當言饑五穀不升常言大饑此不升言大饑者疏曰不言饑傳解以為諱或當雖無麥禾得糴不至饑案舊解與下傳文合其說得之若以為得糴至大饑則襄二十四年不出告糴尚能自救者何為反至大饑也諸饑皆由水旱今此無災而無麥禾者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服虔用其說疏引徐邈亦曰麥禾自死不由水旱也蘇轍曰沈約宋書五行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所謂大無麥禾也土氣養禾之理如蘇軾詩云露珠夜上秋禾根自注云稻方含秀每夜露珠起於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或入莖心或垂葉端稻乃秀實是其理也禾之說自程瑤

田以來失之案詩豳風十月納禾稼說文曰禾之秀實爲稼蓺節爲禾此禾與稼連言而別義猶禮言禾與米也說文叉曰禾嘉穀也从木从𠂹省𠂹象其穗何休公羊注曰生曰苗秀曰禾此以禾該稼單言禾者也廣雅曰粟黍稻其粟謂之禾粟穗正俗字粟即稷也是禾者黍稷稻三穀既秀之通稱也豳風十月納禾稼之下叉繼之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孔穎達正義曰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蕡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孔解下禾字大概近是若上禾字則得并包麻菽麥以詩而推春秋則此經禾字既據黍稷稻叉包菽矣定元年書殺菽明魯地雖不宜菽亦非全不種菽此經爲大饑之變文大饑者五穀不升明以禾總四穀也叉古書多有以禾與黍稻並言者蓋皆專以稷爲禾非禾之本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補曰辰疆之曾孫也疆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巽異曰陸淳纂例張洽皆曰辰穀梁作臣案今不作臣**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補曰非其所有墨子引周書畜作食曰作者**一年不升告糴諸侯**補曰

升成也與登同用一年不成遂至告糴是無一年之畜**告請也**補曰謂求請公羊爾雅同**糴糴**

也補曰說文米部糴穀也从米翟聲入部糴市穀也从入糴出部糶出穀也从出从糴糴亦聲竊意古文雅

有糴字訓穀而市穀出穀皆用其字因糴之爲穀本施於市者之稱而翟字有短言長言兩讀故从之爲聲者

兼用而異施焉市穀則短言讀徒歷切从翟羽通作狄狄人通作翟之例出穀則長言讀他弔切从守藏亦作

字濯佻佻亦作嬥嬥及耀曜藋權諸音之例後來別製从入糴从出糴二字分配其聲而糴字罕用作傳時已

行此二字而糴文但依古文作糴故傳曰糴糴也謂此糴字乃短言讀者即今之糴字是所以通古今顯聲讀

自轉寫概作入部字遂失其精意矣晏子春秋言田氏糴百姓之死命其義猶詩之穀我士女民莫不穀明是

訓穀之糴而過作糴趙岐解孟子過糴云過止穀糴穀糴乃漢人常語疑亦本作古文字何休云買穀曰糴韋

昭亦云市穀則皆入部字也市買者以貨財魯語云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孔穎達引以釋何休語是也**不正**補曰無一年之畜故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

私行也爲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之文也令以告糴繫臧孫辰補曰加者內稱使之下爲諱辭而後

言于齊是私行之文何休曰詩使若國家不圖大夫自私行糴也此上發義已備下文反覆申明之孫覺曰春秋罪莊在位之久畜積無素穀梁最深切與孫復同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

補曰王制賈子皆有此文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補曰歸者正告者不正傳以正形不正猶喪禮之贈賻歸為正求為非正歸粟定五年文也粟糴二字廣雅同訓穀但彼買而歸之或直歸之財者曰粟雖據買者則曰糴故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左傳多告文當亦本是糴字足明春秋粟糴異稱之義矣沈彤曰案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也外傳以卿出告糴為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糴匡曰大荒卿參告糴亦記衰周之制如沈說又足發明正不正之義矣夫周亟矜窮王政所重救災恤鄰叔世所崇齊禁貯粟晉議蘊年二伯盟書此焉致謹然在無畜之國則當課自引咎故春秋大歸粟而議告糴而見其義劉敞論告異弔災二事云凡物不當待於外者己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於外者人亦不可不勉趨之也即此理也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

米衛齊鄭不書於經杜預謂告饑不以王命或是君子諱之沒其文耳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

補曰經言臧孫請齊而齊乃與是知內無外交

內謂傳君也內無外交則臧孫私行矣

古者稅什一

宣十五年注詳矣

豐年補敗

敗謂凶年補曰補者謂豐年斂之凶年發之漢書食貨志引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豐不知斂凶不知發也常歲什一豐年豫斂是以能有畜

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

補曰疏曰上謂君下謂民

雖累凶年民弗病也

補曰累者謂三年六年九年

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補曰疏引麋信云艾穫也文烝案艾即刈字國語槍刈耨鎛韋昭曰刈鎌也引伸之為穫禾艾草傳言今特一年不穫耳而民已病饑故君子非之非之故諱不言饑使若麥禾自無民猶不饑以起私行之文傳并見此意也若然宣公襄公之篇皆是一年不艾而百姓饑而直書饑者彼無告糴之文百姓病饑侚能自穀雖曰非之以為猶可言也此則計無所出仰給他國得不得未可知若直書饑則其失愈顯諱莫如深故既諱如并諱饑也其實大無麥禾非饑而何告糴于齊非如而何特立文不

欲貶言之耳傳不言大饑而言饑者便文也左傳亦直曰冬饑國語曰魯饑不言如爲內諱

也補曰國語言如齊告羅紀事之常也君子改舊史以立義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延廄者法廄

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補曰疏曰自每廄一閑

以上周禮校人有其事馬六種者彼校人云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

駑馬一物是也鄭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是天

子六種之馬分爲左右廄故十二閑也彼又云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云諸侯齊馬道馬田馬各

一閑駑馬則分爲三大夫則田馬一閑駑馬分爲三也孔穎達曰延是廄之名名之曰延義不可知王祿曰廄

名延廄猶府名長府左氏說此以爲書不時謂當以秋分馬還入廄時治廄其言新有故也

言改故而新之補曰當云因故非改也此發經通例有故則何爲書也補曰公羊曰脩舊不

書何休曰新宮災後脩不書案西宮大室亦是也劉徹又言魯頌僖公脩泮宮得其時制則春秋不書詩有過

厚春秋無虛美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補曰勤苦也李軌法言注曰勤苦高誘戰國策注曰苦勤時視者謂五年天子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方伯行國諸侯行邑說見白虎通五年一巡守與周禮十二年之說異

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 補曰財者貨寶穀帛之通名周禮大宰注曰財泉穀也坊記注曰財幣帛也貢賦若大宰九賦九貢及禹貢九等賦

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凶荒殺禮補曰百事皆廢況功築貢賦乎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冬築微

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悉盡補曰不廢功築又類焉是盡也黃仲炎引范仲淹皇祐中浙西興役之事謂莊公豈知以此濟民直困民爾方苞曰後世興功築以救荒上傭之也古者力役征於民則厲民甚矣張洽曰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爲道千乘之國之法春秋比事而書見莊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人侵許 補曰張洽曰或齊命敕

秋有蜚

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補曰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莊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莊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文烝案穀梁說言君臣淫泆者君謂公與夫人臣謂兩叔慶父牙也爾雅曰蜚蠦蜰郭璞曰即負盤臭蟲劉歆說左氏據之以爲食穀故爲災殆非有字之義

一有一亾曰有

補曰重發傳者物不同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補曰此本杜預叔姬執節守義固足爲賢然非以賢錄也傳例凡內女書卒者皆以吾爲之變而後史得書之叔姬既不爲嫡又已失國而特書卒明當時亦爲之變也當時以叔姬不幸遺變終全婦道哀其遇而重其節故特制服以待以嫡禮一如伯姬史因得書卒書葬亦悉準伯姬之文也文既不異其賢自明君子因史之舊不必言賢而錄也此一條張應昌得之矣既書叔姬自當繫紀此又屬文之常無他義白虎通曰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巳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

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可城也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補曰此亦發通例左傳曰書時也又發例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以大及小也補曰由書尊及卑之義推之於言無所苟亦發通例也賈逵以爲言及先後之辭若使先後與役宜別言不總言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補曰成魯地郎桓三年六年之郕○撰異曰左氏無師字杜注以爲將卑師少張洽引任公輔說以爲微少則不見經知當書師段玉裁曰凡次皆師也恐左經脫字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郕而不能也畏齊補曰重發傳者前言公此言師嫌異故也不言公補曰據次郎言公恥不能救郕也補曰恥者經恥之齊桓非讐恥而爲諱

秋七月齊人降鄣補曰何休曰月者重於取邑○撰異曰陸淳纂例曰鄣左氏作障案今左氏不作障纂例鄣字刊本誤彰降猶下也補曰言猶者義相近爾雅夏小正傳皆曰降下也則以爲本訓

戰國秦漢之際多言下降古語下今語也春秋言降後言下春秋言取後言拔春秋言敗後言破春秋言滅後言將春秋言伐後言擊春秋言師後言兵傳以下釋降又戰祝敗殺入楚傳皆有擊字左傳亦時有擊字蓋左穀梁相繼作傳時語言漸異

鄣紀之遺邑也補曰公羊同又曰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梁夢得引周禮環人降圍邑以爲諸侯而擅納降皆罪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補曰此總發紀伯姬紀叔姬卒葬四文之義言不日卒而日葬者經之正例內女卒皆日不書葬葬則月之宋共姬是也今特相反故據以問言閔紀之亡者卒不日例史之文略其所當詳明紀之亡也葬日仍史之文詳其所當略明閔紀之亡而欲存之也若不特爲變文則無以見義故日不日特反常也閔紀之亡與隱二姬之失國各自爲義書葬乃以見隱傳已於葬伯姬發文故不須復發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

鼓亦非禮補曰注兼用左氏說非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水名補曰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孔廣森曰濟水上也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左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齊爲伯者嫌與諸侯異也

齊人伐山戎補曰自此諸戎名皆別言之雖下獻捷承此直言戎餘無直言者案襄二十九年傳曰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明此等皆從例舉後以包前也何休以爲山戎行進故錄非也齊人者齊侯也補曰下獻捷稱齊侯又後有齊侯伐北戎足明親伐左傳宰孔曰齊侯北伐山戎南伐楚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補曰據伐北戎不愛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內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爲內閒者外無諸侯者不煩役寮國補曰危其獨越險故

爲憂辭則非之乎善之也遠伐山戎雖危翦王滕貢則書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補曰經之北燕是也音義曰分扶問反又如字本或作介音界注同姚鄭以爲傳本作別子古別字作小因誤作分作介范作注時猶未誤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爲害伐擊燕使之隔絕於周室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補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爲榭何休日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五經異義載公羊說天子有靈臺時臺圓臺諸侯但有時臺間臺皆任國之東南二十五里

夏四月薛伯卒補曰薛改稱伯與滕同義不名者國小情疏史不記名從宿男例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微國略之不日而猶月足卯時卒爲惡之明也不葬者或不會或亦史略之自後薛不書卒蓋不赴至昭三十一年與大國同例矣

築臺于薛辭係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獻下奉上之辭也春秋尊魯故曰獻補曰言獻發據宗廟爲辭劉向說苑

曰獻之周公之廟也宜申來不月此月者疏引徐邈云霸主服遠之功重故詳而還之齊侯來獻

捷者內齊侯也補曰疏曰徐邈云齊還經魯界故使人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敬重霸主親

而內之也麋信亦云言內齊侯者解經稱來之意也范雖不注理亦當然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亦稱來者宜申

身來鄉魯接公行禮故得稱來與齊侯異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秦曰齊桓

內敎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獻戎捷軍得曰捷

補曰此句戎菽也菽豆補曰疏曰案管于云北伐山戎包朱捷言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則以戎爲

豆也故徐邈云今之胡豆也據僖二十一年傳及彼注

意則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又似

不以戎爲豆今疑不故正故兩載之一解齊侯此時克

山戎并得拐豆來故傳云戎菽謂克戎之菽文烝案戎

菽之戎乃以名菽非解經戎字此承上句言今此所得

則戎菽是也管子言出戎菽邈周書王會亦曰山戎戎

菽皆足爲此傳之證此菽所以名戎菽者自以其産於

山戎而爲名卽後世之胡豆至若詩大雅之荏菽爾雅

毛傳皆釋爲爲戎菽荏戎之名皆取大義當如鄭君箋及孫炎注以爲大豆與胡豆自是別物孔晁以巨豆解周書舍人樊光李巡郭璞並以胡豆解爾雅皆失之又案劉向說苑曰桓公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益戎菽外又有他物

秋築臺于秦秦魯地不正罷民三時補曰罷疲通勞也三時春夏秋左傳曰三時不害國語曰三時務農虞山林藪澤之利補曰築臺猶築囿亦禁守之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懟恚恨也補曰多虞利是財盡屢罷民是力盡爾雅懟亦怨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補曰凡人已相對未有人不安而已安者況一國之民乎故君子危之志其三役明觀築微爲甚矣以有三役故言謹也或曰倚諸桓也補曰此存或說謂春秋所以謹而志者非但危之乃以依倚諸桓之行事如下所論也倚者謂經文倚彼爲義○王引之曰倚讀爲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謂書其異於桓者以譏之王逸楚辭注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即天下篇之倚人也荀子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文烝案董

仲舒繁露曰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桓外無諸侯之變補曰謂來侵伐之變內無國事補曰謂災喪之事兩言無者孟子所謂國家閒暇也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辟開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補曰注言公依倚誤併上倚字也經以魯事倚桓事與伐戎獻捷之文相連相錯明桓之善如彼魯之惡如此惡公與桓行異張洽引孟子以為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冬不雨補曰疏曰徐邈云僖十一年傳曰雩不得雨曰旱然則此云不雨者或當不雩也范意亦未必然或當不言旱不為災也文烝案言不為災是也公羊曰記異也何休引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徐邈與說失之傳曰冬無為雩豈得於此言雩乎不言無雨與無冰異者常有忽無曰無可以然而不然曰不易曰密雲不雨古之文例皆如此書時者例也與旱同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邑補曰左傳曰為管仲也杜預曰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

中有管仲并范不從之范是也左氏昭十一年傳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則是穀也非小穀也齊有穀魯有小穀孫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自孫氏以來皆從范說趙鵬飛因此疑左氏全書多附會段玉裁曰徐彥公羊疏曰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此疏作字蓋誤蓋是穀梁公羊有小字與左氏異也左氏蓋本作城穀無小字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外與伯者遇嫌異故發之

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補曰杜預釋例宋地名曰梁丘高平昌邑縣西南梁丘鄉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辭所遇謂八百里開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之遇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補曰言齊侯遠至梁丘獨遇所不必遇者既霸而能自下經意大之也地以梁丘而皆齊宋其為大桓明矣宋序齊上者齊侯既往遇之又特下之亦大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何休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牙與慶父共淫哀姜

謀殺子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甯案傳例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朞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說某所未詳補曰注首何本杜預謚曰僖叔牙欲廢般立慶父而季子鴆殺之不書剌書卒者時為牙立後施以恩禮若其自卒然故史以卒書而經仍之也注引鄭君識而辨之皆以牙為莊公母弟左傳不言慶父與牙為莊之母弟雖公羊有其文蓋未可據範意以此書日為疑義今案此當以下文慶父事比觀之其義乃見慶父首惡牙次之慶父猶公子遂牙猶叔孫得臣也慶父諱奔言如又諱其縊死則牙卒可書日以掩惡矣遂卒見不卒之文則得臣卒嘗去日以明惡矣首從輕重之差咸各相稱釋傳所言而其所不言者皆可以三隅反先儒或未深思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公薨皆書其所謹凶變補曰此本杜預**路寢正寢也**補曰爾雅曰路大也路寢亦曰大寢此君每日聽政之寢故為正寢其庭曰大庭是路門內之內朝**寢疾居正寢正也**補曰平時恆寢於燕寢或夫人之寢詩言與子同夢是也疾則移居正寢此是正禮

自天子通於士故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鄭君曰將有疾乃寢於適室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齊絜禱曰此申上二句意也男女不同寢而寢於正寢猶祭而齊也士喪禮記又曰有疾疾者齊鄭曰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又曰養者皆齊鄭曰憂也又曰疾病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喪大記兩絕字並作死鄭曰君子重終爲其相褻皆與傳義同也音義曰齊本亦作齋注同趙匡曰君必終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何也若被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也案趙氏此論亦得兼適但非禮經正義矣夫人所饒之寢喪大記亦以爲路寢然據毛詩傳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不於夫人亦言路寢何休服虔杜預皆以夫人之寢爲小寢知夫人之正寢名小寢與君之大寢相對也依鄭詩及孔賈諸說天子六寢路寢一燕寢五后亦六寢正寢一燕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二夫人亦三寢正寢一燕寢二夫人之三寢蓋即桓十四年傳之三宮也夫人三寢中之正寢蓋即僖三十三年經之小寢也但天子諸侯及后夫人之燕寢又通謂之小寢蓋對路寢與正寢而言未知僖所殁者是夫人正寢歟是己與夫人之燕寢歟疑不能明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書弑諱也補曰案左傳是孟任之子而慶父弑之注略本杜預也疏曰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范意亦與之同但踰年雖在國稱公若未葬亦不得稱侯以接鄭國桓十三年注譏衛惠是其事也未踰年之君例不書葬故子野亦不書文烝案公羊又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鄭君駁許氏異義曰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蔡邕獨斷曰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崩不列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文烝案三少帝皆以其元年崩祭通謂之未踰年親鄭為疏○撰異曰乙未左氏作己未

子卒日正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是也補曰日者仍史文

不日故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補曰不日者例史文若亦書日無以別於正矣未成君不稱薨則皆不地故以日不日為例

有所見則日閔公不書即位是見繼弑者也故慶父弑子般子般可以日卒不待不日而顯補曰既有所見矣故還從常例不削舊史書日文也君子之為春秋董仲舒所謂明其義之所寤勿使嫌疑者也故

惟取其文之足以明義斯已矣既足見義不改從例全經之文皆以是求之

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補曰後文弑閔公而奔此弑子般明亦是奔**其曰如何也**據閔二年慶父奔皆不言如**諱莫如深深則隱**深謂君弑賊奔隱猶之至也故子般日卒慶父如齊補曰深幽深也與公羊言盈乎諱者略相例隱微也如推見至隱之隱注訓猶非也言春秋諱法莫如文之幽深者其諱最甚如此經不言賊臣之奔但言如是諱文之幽深者其文幽深則其事微隱如此經言如爲尚深之文則奔事微隱不著也成九年傳曰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閔公尊且親也賊臣出奔恥疾也季子賢也不能即討過也三者兼之矣二句尋解如齊之義注合上子般日卒并言之又非也般弑而慶父奔事固相肉但上經本應不日而書日不得請之諱凡所不言者爲諱書日何諱之有**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閔公不書即位見子般之弑慶父出奔補曰此承上二句而足成其義凡爲諱文者皆以其事不沒而得諱今此爲深諱之文深則皆隱事隱則疑於不見不見則不可深諱故又承上傳有所見之文以明之也上傳言子般之卒以有所見得從常例見者見閔公繼故之文也夫閔繼故則般

被弒可知即慶父弒般而奔亦可知文雖深諱事不竟沒隱而有不隱者爲則深諱可也故曰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有所見三字即承上傳故加一苟字以顯其意凡經以有所見而從常文者於上傳可類推以有所見而深諱之者又於此傳見例

狄伐邢補曰呂氏春秋曰中山亡邢高誘曰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文烝案邢實未亡言亡非也許翰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南爽與北爽交中國不絕若綫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諸夏哉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以非父非君嫌異故發之僖公又發之者見之後弟義異故重發之文公繼正之始故發傳以明之成公不發傳者蒙之可知故不發也襄昭發傳者昭公承子野之卒嫌其非正故發傳以明之昭繼子野傳言繼正嫌襄公與之異故亦發傳父子同有繼正之文所以相發明也或以襄非嫡夫人之子嫌非正故發傳宋襄四年夫人弋氏莞彼注云成公夫人襄公母也明非爲母賤而發傳也文烝案弋氏賤是妾或說是又昭母歸氏亦妾也

親之

非父也兄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補曰傳重所自故從繼弒君例

齊人救邢補曰救例時不連上正月善救邢也善齊桓得侯伯之道補曰重發傳者嫌霸國獨救義異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桓公被殺莊公好終傳公葬嫌異禮故各發傳以明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洛姑齊地補曰艾柯等皆書公會此書公及者彼來會我也故曰及者內爲志觀洛姑之盟而傳例無疑矣此亦喪十三月而盟隱盟眜亦近之○撰異曰洛一本作路左氏作落盟納季子也補曰據左傳般弒而季子奔陳不書者亦諱也下言來歸足知其奔矣陸淳聞於師曰季子出奔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逵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名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

不識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文烝案陸說
近之然亦爲賢者諱過胡安國亦是也慶父則言如季
子則不書又其別也趙汸曰時閔公九歲耳陳魯方
睦季子嘗再如陳是盟蒞季子援陳人以請於齊桓

季子來歸

補曰此在時例外
大夫歸入亦皆時

其曰季子貴之也

大夫稱名
氏今曰子

是貴之也子男子之美稱補曰注末何與鄭君士冠禮
注同非也子者士以上之貴稱說詳孔子生下又見子
叔姬卒下不言公子友而稱季子是貴之而說者皆以
季爲字又非也稱字進於稱名稱子又進於稱字鄉射
禮曰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鄭君
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
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案旅酬之禮以尊酬卑字酬者子
受酬者而曰下爲上曰尊之知稱子實進於稱字周禮
之舊也子既進於字則不須並稱之但子文須有所繫
以友之氏爲季故繫之季儀禮某子爲氏此文正同也
王季子是天子之大夫例本當稱字以其爲母弟邾稱
子若列國之大夫則稱字已爲變例稱子者無取於兼
稱齊高子自有明文不可援王季子以相況也季爲字
又爲氏後文言季友爲字此言季子爲氏各有所當也
友之氏實爲季孫此適言季者言季孫而又言子非屬
文所宜也友之身得以季孫爲氏下條論之傳曰其曰

季子貴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三文或同或異則居可知矣○稱子進於稱
字而孝經仲尼居曾子侍曾子稱子夫子但以字稱據史記弟子傳夫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陶淵明五孝傳云曾參受而書之則孝經之作亦夫子之意所以與春秋異例而類下爲上之禮者殷仲文
注曰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又論語曰孝哉閔子騫夫子稱弟子不名者獨此明皆非常之文矣**其**
曰來歸喜之也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遂去
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
皆喜曰季子來歸補曰公羊語同謂經順魯而喜之朱子以爲魯亂已甚季子歸國國人皆慰故國史喜而書
之後來立僖公安社稷有此大功故夫子取之附舊史文而書之與取管仲意同
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魯絕之故繫之于齊補曰實是吾仲孫繫齊以
外之公羊亦同言來者順外文也案慶父得稱仲孫而仲孫自齊來得稱齊仲孫者楚殺慶封傳曰其以齊氏
何也爲齊討也明慶封已爲吳大夫本當言吳慶封此齊仲孫之比也下傳又曰言齊以累桓明以齊桓受之

同之於齊人矣

其不日而日仲孫疏之也

不日謂不言公子慶父補曰公子而不言公子但言仲孫是疏之不曰齊慶父者既繫諸齊則不欲直其文上言季即季孫故進文言仲孫也案前後經文仲慶父叔牙季友皆稱公子共子稱公孫其孫乃稱仲孫叔孫季孫今慶父之身得稱仲孫者仲孫叔孫季孫之氏雖至其孫始爲專稱其實當身已有此稱已以爲氏左傳於牙之卒曰立叔孫氏公孫茲稱叔孫戴伯又公子驅字子臧稱臧僖伯其子稱臧哀伯亦稱臧孫達明當時大夫逼有此例故一稱季一稱仲孫也諸言仲孫者左傳皆謂之孟孫又稱孟氏他書皆然自虎逼云適長稱伯庶長稱孟陸渚謂左傳諸國大夫有非庶而稱孟者不知何故

其言齊以累桓也

繫仲孫於齊言相容赦有罪補曰累者緣坐也延及也此又中外之之義以桓不能去慶父又反受之故遂同之於齊人得爲外文也閔公爲哀姜婦之子而齊桓立之慶父弑弑之罪已不復論又因慶父黨於哀姜曲相容受故以累桓之文大著其義明洛姑未盟以前桓未有功且有罪也既盟洛姑而緇季子則黜慶父立僖公殺哀姜相繼見於策矣○左傳謂齊仲孫湫來省難書仲孫者嘉之杜預以仲孫爲字夫書字郎是嘉之何以不言齊侯使若湫無君命私來覘國又何以得志此

不可過也葢時齊貴有仲孫湫嘗勸齊侯務寧魯難左氏遂以爲湫賓來魯強附於齊仲孫來之經謂之省難正猶隱公時發有鄭尹氏後人強以當尹氏卒之經也大氏莊閔之篇左氏於齊魯事多闕略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大祖之廟因是大祭以禘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補曰此本杜預唯第四句大祖之廟四字元文作譏一字依聘禮注諸侯大祖廟爲祧遷主所在之名也禘祫之說自昔聚訟文烝詳考之周制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皆以喪畢之祭爲末喪畢祫則後禘喪畢禘則後祫自爾更迭行此二祭總之五年而再殷祭也何休曰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今案此年吉禘在五月文二年祫嘗在八月毛詩傳又言夏禘秋祫竊意遺禘年而以秋冬祭者以祫代禘遭祫年而以春夏祭者以禘代祫也祫者合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大廟故文二年言大事于大廟也禘者遞也諦也第也遷主既遷位因以審諦昭穆次第尊卑陳毀廟主於大廟而未毀廟新舊皆特祭故僖八年言禘于大廟

此年言禘于莊公左傳又言禘于武公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也逸禮有禘于大廟篇專言大廟者舉大以包之猶閔八年言禘于大廟亦包羣廟也別論之於傳下及僖八年文二宣八昭十五定八年諸處

吉禘者不吉者也

補曰公羊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案汲冢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春秋之例喪畢吉祭恆事不志志之亦不言吉猶當立者不言立當以者不言以故言吉知不吉明未可以吉也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補曰此申上意也公羊曰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休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思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文烝案傳言吉祭卽士虞記之吉祭也在士直曰吉祭在天子諸侯曰禘曰袷鄭君解士虞記曰當四時之祭月則祭左傳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賈逵服虔解之曰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此說有禘無袷非也鄭君解

詩元爲大宗伯王制及作魯禮禘祫志皆曰魯禮三年
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
再殷祭一祫一禘此說閔行吉禘又先行祫亦非也何
休解公羊曰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此說論祭年不論祭
月又非也今以爲再期中月祥禫之後春夏遭祭則禘
秋冬遭祭則祫自後每六十月更迭禘祫庶得其賓也
禘祫之異則孔穎達詩周頌正義申鄭說云祫則合聚
祭之禘則各就其廟是也此不言吉禘于大廟舉大以
包而言于莊公者言莊公則祭大廟可知言大廟則莊
喪未畢嫌不祭莊據文自明故傳不釋也何休曰經舉
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
加吉明大廟皆不當何氏之意禘祭亦合未毀廟主於
大廟與祫同禮而莊主未當人大廟今閔既禘大廟又
禘新宮河氏不知禘祫之異非也公羊又曰其言于莊
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休曰時閔以莊公在三年
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又曰曷爲
來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休曰當思蔡悲哀未
可以鬼神非之杜預別爲一解以是時廟之遠主未遷
莊主未入廟故謂別立廟別立廟則非後日之莊宮故
不得稱宮杜氏非也公羊是也莊公郎莊宮以在三年
中不忍稱宮與西宮新宮不言諱同意公羊又曰吉禘
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貢逵說此經

曰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後漢
書張純奏曰禘之爲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
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
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
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
也說文曰禘諦祭也段玉裁注曰諦者審諦昭穆恐有
如夏父弗忌之逆祀亂昭穆者故於禘時審諦而定之
天子諸侯之禮兄弟或相爲後諸父諸子或相爲後祖
行孫行或相爲後必後之者與所後者爲昭穆不與族
人同昭穆故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
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諸侯皆有禘祫二祭
趙鵬飛嘗論之劉向五經通義言王者諸侯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自前漢穀梁家說已如此而明堂位言成王
命魯禘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大嘗者即祫二
文並爲特賜爵者謂特賜以天子之禮樂也故左傳晉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禮運孔子言魯禘非禮論語言禘自既灌吾不欲觀或
問禘之說曰不知也又言知其說者之於天下明以魯
有王禮爲異也左傳例曰烝嘗禘於廟僖八年傳曰禘
而致哀姜五經異義曰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
宗石室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
者也漢書劉歆引國語歲貢終王以爲壇墠則歲貢大

禘則終王又襄十六年冬晉人辭於魯曰寡君未禘祀杜謂三年喪畢之吉祭是左傳及傳說有吉禘無吉袷也劉歆賈逵之徒皆云禘袷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袷文然則袷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袷是諸儒既以喪畢之三年推諸自後之三年又知袷必不可廢而彌縫之也致新死者之言起於致哀姜之誤禘必於大廟亦與此經及他傳禘羣廟之文不合禘袷為一與其舊說所云歲袷終禘者又相乖戾歲袷終禘亦非圖語本文明其皆不可用也晉平公禘祀一文似可為喪畢專行禘證其實有禘必有袷但無文以見之耳文二年之祭及公羊皆為吉袷而左傳晉荀偃士匃有魯禘以論語明堂位禮遷皆言魯禘不言袷者皆是舉樂該袷唯祭統則備言之也禘與袷斷非一祭鄭衆說周禮追享朝享為禘袷其文稱四時之間祀在時祭之外鄭君說周禮肆獻祼為袷饋食為禘其文四在時享之上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釋之曰言壹禘壹袷也何休曰殷盛也謂三年袷五年禘劉向說苑許慎異義說文春秋說並有其文而劉氏作五經通義及張純引禮說並言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袷五年一禘其義尤明

也異義謹案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君駁之據禮讖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説是也周語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楚語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荀子説湯武之制與周語文同而先儒説周語多以終王爲終禘故許氏因疑其爲先王之禮謂其不始於周也許此説亦是也五歲禘爲殷禘三歲禘爲終禘吉禘其實本無二禮也喪終之祭不必爲禘而終禘之説可通至以歲貢爲歲祫則不可曉文二年穀梁公羊明見吉祭有祫左傳記鄭子張有殷祭即大傳大夫于祫之祭又可見殷祭有祫從無云歲祫者是其爲説必誤矣竊意歲貢之祭謂以歲計者耳不必解爲每歲其祭則或祫或禘祫者三歲禘者五歲也終王之祭亦或祫或禘有遭祫年而禘皆故有三年一禘之説若遭禘年而祫則以三年喪畢爲主不得謂之五年一祫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補曰慶父與哀姜弒之○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丑公羊作酉案今公羊不作酉

不地故也

補曰重發傳者明異於桓也下有所見還從不地例者不忍地也張洽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

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亾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揜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者蓋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所傳而施於偁族舍族之傳則非也

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補曰莊子所請春秋以道名分如此類者甚微也殺慶父不見經殺哀姜見經故經惟據討母為義孫覺不逢此旨遂議傳失孫氏之諫若是者多矣又案殺哀姜在明年七月左傳先敘慶父之縱亦敘齊殺哀姜容此二事皆在葬閔公後劉敞以為賊未討而葬慢也賊雖卒討葬不追書此說甚有理然則傳言此者特就經中所書明其義之重者耳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與弒閔公故出奔補曰月者例也公奔則日何休曰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文姜殺夫哀姜殺子嫌異故重發之文孫案下有所見不深諱之言如邾者為後薨于夷見罪將有其末宜錄其本故直書孫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補曰案內大夫奔日者傳日正之慶父罪重不正之者蓋以自此不復見卽以奔文當卒刺之文卒刺皆以不日見惡也何休曰外大夫奔例皆時

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慶父弑子般閔公不書弑諱之補曰疏曰慶父前奔不言出書日卿齊爲之隱諱是不絕其位之辭今不諱言出奔明是絕其位也又云慶父不復見者明弑二君罪重不宜復見故特顯之矣文烝案注既不釋傳文疏又不得傳旨傳以出爲絕之者此與莊三十二年奔齊其下皆有所見彼言如此不言如是絕之不更諱也又言慶父不復見者申所以絕之之意也慶父後雖被遏縊死經爲魯諱又諱季子之行誅故不復記若此處猶諱言卿是使內之賊臣竟無文以顯書其罪故直書出奔以結前事與上卿齊之文相對則爲絕之也縊死既諱故出奔不諱不諱出奔正以起後文之諱討賊也是故慶父之死不復見卽所謂諱莫如深也直書出奔明不復見其死卽所謂苟有所見莫如深者也韓子言聖人之作春秋深其文辭愚謂穀梁傳亦未易讀

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補曰此亦順魯

而喜之喜其立君以存魯也書來雖接公之平文見貴則亦見喜明與季子來歸同矣公羊以不名為喜之

盟立僖公也補曰季子實立僖而齊定其位齊立公為君亦是接公矣此盟亦前定前定之盟不日桓盟亦不日以是立君大事故又不月以與之

不言使何也據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言使

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羅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使也稱屈完不稱使也江熙曰魯頻弒君僖公非正得使也稱屈完不稱使也江熙曰魯頻弒君僖公非正也桓公遣高傒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其使以貴之貴其使則其主重矣補曰范注非也不以齊侯使高子者謂既稱高子則不得以齊侯使為文也凡稱君以使者其臣皆名不可名則字女叔是也惟文繫王使者又有稱子稱宰稱公之等宰與公尊矣子是貴稱亦不得以諸侯使之為文今欲貴高子令與季子俱稱子故不稱齊侯使也桓三年不以齊侯命衛侯莊二十八年不以師敗於人僖二十八年不以晉侯男宋公文意昔相似也此經貴高子正以美齊桓桓之不討慶父上有累文與此無涉以屈完例之尤非其倫也江注謂僖公非正亦非也僖是長庶般既弒則僖為正不正者乃閔也閔猶周之悼王僖猶敬王矣劉敞曰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僖公之盟何謂我無君盟于暨齊無

君文不沒公卽晉無君何故沒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信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爲狄所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爲之諱補曰公羊曰爲桓公諱范注本之賈逵曰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文烝案汲冢紀年以狄爲赤翟滅不日者深諱之於是懿公赤戰死戴公申廬于曹而卒立其弟文公

鄭棄其師補曰不書鄭高克出奔陳者何休所謂舉棄師爲重此全用舊史文僖十九年傳言之○撰異曰棄左氏或作弃

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將離散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亾師之本補曰傳言鄭伯惡其長而兼不反其衆劉向說苑曰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案此解經直言鄭也注衆將離散四字當改云衆散而歸其下又當增云高克奔陳此事左氏公羊毛詩序皆同而毛序爲

詳注全本之高克之進舊作高克進之朱子詩序辨說曰當作之進趙汸屬辭從之今據乙正也

莊閔補注八終

大千四百零六字
小字四千零八十五字
閔注廿六字